

魏

書

一
一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魏書二十二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
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表貴人生京兆王
愉羅夫人生清河水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
充華生皇子恂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

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爲立名恂
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
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
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
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
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
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
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恂入辭高祖

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旣居皇
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
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
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
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
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
悅數苦言致諫恂其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
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

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
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
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
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
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
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
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
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太義滅親今恂
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

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
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
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恂在困躋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
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
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
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
十五殮以麤輿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
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

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
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
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
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恂娶
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
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
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
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
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

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
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
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
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怕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
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
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
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
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

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
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
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
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
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
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
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
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
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

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
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
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
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
自以職求侍要旣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
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
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
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
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

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
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
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
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
私情雖鎖繫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
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
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
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斃以小棺瘞之諸子
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

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沒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

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
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割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
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
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
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
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
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
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
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

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
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
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
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
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
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
尉侍中如故詔憚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
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
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

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
深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
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黃
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
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
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
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义太后之妹
夫也侍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义所

疾义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义盲告懌謀反禁
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
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
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义與劉騰
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
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
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
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

闕

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

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倣儻難
測悅妃問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
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
之屬時輕與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
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
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
別第靈太后勅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
伏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